

陌生的

城市

布克
著

陌生的城市

布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陌生的城市/布克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321-5371-8

I. ①陌… II. ①布…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0634 号

本书得到上海远程教育集团出版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钱 祯

陌生的城市

布 克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71-8/I·4269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谨献给

所有 1963 年生人的 50 岁生日以及
那些 1963 年去世人的 50 周年纪念

序一

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陈 雷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有这样的瞬间，问一下自己距诗歌已经有多么遥远了？

当现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远离我们最初的想象，或者说，当各种各样的普普通通的物质引诱都能让我们的行为见异思迁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宁静的瞬间，回望向我们的内心深处，寻问一下自己：你最初的诗歌是什么？或者，更加直接地对镜揽照，面对自己变得日益苍老的容颜和心态，问一声：那梦想还在吗？这样的寻问时刻，关乎诗歌、关乎精神深处，在我称它为诗意的瞬间。

无论你怎么回答自己的这声轻轻的提问，在我的猜想里，你肯定已经有了隐约的答案。这答案必定超出了财富、名利等等现世的衡量尺度，让你进入了一刹那最初的青春味道。

当我写下文章标题的一瞬间，各种与诗歌相关的感觉便一下子涌上心头。我并不是刻意模仿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那本著名小说集的书名，虽然在我的理解里，卡佛谈论的“爱情”在根本上已然涉及到了“诗意的瞬间”——那也是朝向灵魂深处的一次次张望。尽管谈论诗歌，也索性就是

在谈论另一种爱情,但是,更多的还是布克在诗中传递出的情绪,它是与卡佛小说主人公们交互缠绕的生活影子,让我将卡佛的美国乡村与上海都市联通了起来,在布克的诗行中仿佛看到了卡佛笔下的那些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感受。

无疑,此时此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情状,已经明显地远离诗意了。但是,诗歌作为人类在初始阶段就进化出来的与上天的对话方式,它显然在不断的衰竭过程里总也能不时地显示着自己独有的生命力,从**我爱你**的世俗意境,到**我与你的**宗教肃穆,二者之间宽泛的领地内始终是诗歌如蒲公英的花种一般四处飘散,找寻着降落之地。

好在一直有人陪伴,在绵延的诗歌史中。

你正准备翻看的这本诗集,正是一个在人生中生物时间已经超过了 50 岁的诗人,不断寻问着自己那个同样没有答案的问题:青春的诗意摊开在人生的途路之上,何处才是通向渴望着的终点的可能?

很多时候,人类也许只能用提问的方式来显示回答。

七月,热烈而又寻常
灵魂佝偻着猫眼
肉体骤然绽放
快乐缥缈在虚无时代的渴望里
快感汹涌冲刷年久失修的血管
当雪茄点燃夜晚
我总是劝服自己,这一切
这一切,与德性无关

《这个设备简陋的房间》, 2013

我心情糟糕透了或者简直没有心情
从客厅走到卧室又从卧室回到客厅
仿佛穿过了无数世纪的废墟
记忆里的童年,旧屋和木梯

阳历的某一天总是阴历的另一天
秋日的某一天终是冬日的前一天
你渴望的某一个词在汉语里已经无从查找
穿越城市盲目的喧嚣是你不敢张望的深渊

《我向强盗请教》, 2013

人生的途路漫长而且多歧,这让人难以想清楚它的无穷因果。

如何竟然也走到了今天?! 作为布克的大学同窗,在我翻看他的诗集时,仿佛就是一次人生的回放。这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将诗歌作品的写作时间,进行了编排上由近及远的倒置。而是在阅读中能够让人——比如我——察觉到,是一次生命从今天出发向过去的回望。在回望的时间翻卷中,让你可以一点一点地进入安静的寻找,寻找自己那最初的梦的发端。

是的,布克一贯是如此聪敏。他用诗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他的意图:归途必然显现在来路之中。当看不清前途的时候,只有一次再次地确认曾经的来路。

漫天的雾霾,沉沉地不愿散去。

雾霾持续的笼罩,显然已经不仅是一场在中国版图上逐渐扩大着的生态灾难了,而在精神的肌理中,我还把它象征性地理解为人的心态灾难。因为,在当下,雾霾用物理的事实不断地提

醒着人们,我们已经很难再拥有一个湛蓝的天空了。其实,它也是在告诉我们,与此同时一起失去的,还有我们遥远过去的那种湛蓝湛蓝的心境。

在我们挥霍了无数青春的激情、在我们没有扼守住中年的贪欲、在我们过度地为老不尊……种种行为之后,难道还会有什么样的晴空万里以及清风扑面吗? ! 相由心生,天由人造。

那么,有没有人问,我们又是怎样从湛蓝走进这雾霾之中的呢?

在诗意的瞬间,诗人布克注定是孤独而迷惘的,他注定无法用与现实和解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归宿:

那一刻
人流突涌
我唯独不见你的踪影
骊歌响起
我们走向明天
还是回到过去

那一刻
记忆如潮
我唯独想不起你的名字
电视里不断重复着晚安曲
如果没有明天
就让我独自回到过去

那一刻

狂风骤起

我在汹涌的人海中抱守残缺

像潜逃的妇人腰缠细软

我可以没有明天

如果过去无法链接

《那一刻》，2011

正是这样，当人们再难期待明天的时候，孤独与焦虑必然光顾你的内心。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现实生活的场景之中，你依然都会感觉到生活目标的迷失。无路可走，无路可逃。迷惘，已经成为了当下全社会普遍的精神感受，那是因为人们已经渐渐遗忘了一路走来的过去。

在种种的不知所措之中，布克和我们一样，从大学毕业的80年代一直走过各种流行而到今天。这30年，他在讲课之后的傍晚或深夜，走过现代都市的街道，他的心境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混沌？我很难具体猜测。

可是，他的诗留给了我们一个探望的瞬间：

在每一次修剪完指甲以后

我开始抽烟

我企图剪断

这些肮脏的手指

它听凭于

欲望

那一刻
门锁暗动
熏熏然的烟雾
夺门而出

《在每一次修剪完指甲以后》，2011

显然，夺门而出的还有他心中的热切。因为，满室的烟雾已经透露了诗人自己焦灼的心绪。也许，他既然无法“剪断/这些肮脏的手指”，那么就让它们拿捏住一支香烟，就让自己一次次在香烟燃起的烟雾中暂时远离喧嚣，走进自己内心的诗意的瞬间，再把这思绪和眼神凝固成一行行诗歌，并以此来抵御各种欲望的进犯。

可是，这些诗句同样也掩饰不住布克深深的孤独。他的诗，都像是在对着上天的自言自语：

你在哪一条路上行驶
又在哪一个路口拐弯

你掀响哪一个门铃
又从哪一个房间出逃

你无所遁形
你必将束手就擒

《你在哪一条路上行驶》，2010

有的诗中，他还为孤独的自己创造了一个对谈的伙伴——阿多。

总是不小心
总是不小心烫伤
被春天乍泄的晨光
被夏夜没有燃尽的蚊香

在冬日午后
当我掐灭烟头
不经意间,再一次被
烫伤

秋天,我如此钟爱的
秋天,我却没有庭院
和池塘,迎接你的
万叶千声
没有台阶和楼阁,装点你的
暮霭寒烟

我小心翼翼,阿多
似砧杵敲残
似梧桐飞落
你密密麻麻空空洞洞的
喘息,还是将我烫伤

《总是不小心》，2008

像这样对着一个不存在的存在者阿多的倾诉,越发地体现着诗人内心的孤寂。而恰恰是这样自言自语的方式,布克规划出了他的诗歌表达与社会流行的文学价值的最终界限。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诗歌躲在文学的角落里难堪着。有人仅仅靠回车键就可以创造出风靡一时的诗歌文体，或者用一些大而无当的词组宣示着某种价值体系，而真正诗人的神圣气质，已经成为了精神病的代名词。但这恰恰反衬出一个人噤声着的喃喃自语，那用心表达的精神安居之态更加圆满。

记得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经说过：金色的月华打造了戒指一枚 / 睡梦中它把它戴在我手指上，附耳低语：“保护好这件礼物！要对自己的幻想充满骄傲！” / 我是不会让渡这枚戒指的——无论是谁，也无无论什么时候。这不是女诗人关于诗歌的宣言，而是她神情状的真实白描，也是她用生活的苦痛刻写出的诗人的神采。

尽管布克诗歌写作的数量不多，难与女诗人相提并论，但是，从 30 年时间的废墟上辗转的困苦来看，至少有一点诗人们是相近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他始终都在抓着诗歌的翅膀飞离开这喧嚣的现世，没有“让渡”出他珍爱的“礼物”。

大学毕业后，我和布克北京、上海相隔两地，见面不多。而每次见面大都是说些当年学校里的人和事，漫不经心地怀一下旧而已。但是，我一直知道他在不断地写着他的诗歌。毕业后，我们不再讨论诗歌，这在我是一种故意。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在我的文学愿景里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诗歌是一种人类自“失乐园”后重回乐园的企图，是一种面对现世人生的未知后果的孤独修为。这显然无法众人一起切磋或者分享。虽说古人有殊途同归的乐观典故，而人生路途中的各种不确定，却让人必须在各自的困境面前懂得闭嘴！

布克也许是知道我对他的关注的。他写来一个很短的邮件，让我给他新出版的诗集写些什么，还抄来了当年在大学里油

印的诗集前面我为他写过的文字。这让我更加剧了对自己来路的回望。

但是,我只想说,感谢布克。在全社会都在投奔财富的这30年里,我看到至少还有你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诗歌梦想。无论生活的路途多么不同,只要还有人在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对于一直在寻找回归乐园之路的其他坚守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相濡以沫般的回应。

布克的存在、他50岁仍在写诗的消息,于我就是一个大天的鼓舞。

马年的春节,很多人都过得寡淡、落寞。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不仅在“春晚”上唱,在“元宵晚会”上也唱,还唱得习总书记都记得了这首歌。仿佛人们都开始了一种寻问,时间去哪儿了?我们怎么度过了那些时间?于是,有人就开始计算起时间的物理流量来了。

不管这时间究竟是不是那时间,生命的自然流动演化出来的所谓时间在根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白天和黑夜的区分一样。在宇宙学家的眼中,世间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白天和黑夜的对立,它们的存在只是“曙暮带”的移动而已。人们所感知到白天或者黑夜,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在的位置。

我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于歌里吟唱的这个“时间”是有过追问的。如果将歌者寻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这个“时间”,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岁月的流逝,那么祖祖辈辈的生活模样从没有过丝毫的更改。但是,假如基于我的一个不切实际的联想,将这个“时间”与诗人胡风在半个多世纪前高喊出的那个《时间开始了》的“时间”做一个轻轻的勾连,那么,这个寻问也许才具有了更加辽阔的意义和深刻的价值。因为,这里的“时间”已

经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流程,而是暗喻了一种向往中的幸福。“时间都去哪儿了”,也就隐约地变成另一种追问:曾经许诺并期待的幸福都去哪儿了?!

还是让我重新说回布克的诗吧。在北京晴天的雾霾里,对面楼屋高大的体积只显出一个粗粗的轮廓。在几个午后,我一遍遍地读着布克的诗行。读他的诗,我心里始终联想着“时间”都去哪儿了?最初渴望的“欢乐”渐渐消散,连诗歌本身也满目疮痍。

不想忧伤,但禁不住忧伤;也不想励志,但却领受了鼓舞。在一个个午后,我只是在悄悄地依照诗行提示的路径,慢慢地重新走回到自己的青春里,在诗意的瞬间向这些诗行凝聚起来的那一刻眺望。终于,我眺望到了那曾经塞满我们青春激情的校园:

夕阳照在北太平庄
也照在铁狮子坟上

守望西南楼
守望西南楼的老树枯藤

当暝色涌入楼道
那黑色的精灵
还殷勤地
探看吗

《夕阳照在北太平庄》, 1990

在这些诗句中,北师大弟子们显然不会把北大平庄、铁狮子坟、西南楼这样的词组简单地理解为地理性名词,因为它们附

着我们一代学子精神家园的寄托。

卡夫卡曾经在一则笔记里写过一句尖利的话：“写作作为祈祷的形式。”这是他拖着生病的身躯穿越小公务员琐碎日子走向神圣写作者的私密法门。实际上，这也是每一个试图贯通自己人生之路的人所必要经历的心理姿态，正是在祈祷般的心境下，强烈的精神生存之需才能胶着起词与物之间的缝隙。

让诗歌回到诗歌，它不是昂扬的节奏和空洞的概念，它只是诗人向失去的“乐园”投去的深情一瞥。与其纠结于现世权力与财富漫天翻滚所造成的精神雾霾，不如在迷惘中让自己重新回到内心梦想的发端，去那里，在诗意的瞬间，想一想各自的来路与归途。

读布克的诗，对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一次回望。

是为序。

2014年2月24日定稿

序二

在静默中聆听诗歌的天启

周维强

布克的诗歌写作开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那真是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啊,布克还在北京念大学——他所念的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那个时候的北师大,既有老一辈创造社健在的诗人和文艺学家黄药眠教授,又有留学美国布朗大学的“九叶”诗人郑敏教授,还有后起的任洪渊教授……真是诗风炽盛的校园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大学还没有“驻校作家”制度,而北师大俨然有这么多的诗人教授!

在那个中外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里,很多大学校园诗人从西方作品、从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诗歌、从古代中国文化里,广泛地吸取养料,而融会以个人对社会、人生和生命的体验。那一个时代大学校园里产生的诗歌作品,它对中外文艺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博采,它的融会贯通后的独创性,是足可以和 20 世纪上半期的大学校园里产生的诗歌作品相媲美的。也许在若干年后,会有人把这一个时期的校园诗人和校园诗歌作完整的系统的搜集、整理,编选成“大学校园诗歌大系”——在这一部煌煌大系里,布克的作品是可以占有光辉的一席的——然后再据此做成一部博士学位的论文。可惜,盛世不再了。20 世纪中国

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伴随着 80 年代的消逝而谢幕了，所幸布克一直行走在纯诗的路上。

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布克诗歌特点的话，没有比“纯粹”一词更精当了。比如下面这首《原以为你不会今天来的》，全诗用语平常，却点铁成金。平常语精微地传达了感情生活，深入浅出，显现出语言的功力。

原以为你不会今天来的
所以什么也没准备
原以为你不会今天就走
所以什么也没在意
反正，夜正长
长得足以让我们从头做起
原以为会有不朽的东西
像长城永恒于世
所以什么也不珍惜
到底你还是走了
从外面
你永远关上了门
我来不及惊讶
就被留在
偌大的城市
空空的房间里
窗外，雨水打湿的街道和车辆
霓虹灯湿漉漉地闪烁
正是一颗心温柔地荒凉着
我疲惫极了